

对比视角下英语母语者“拿”的习得难点与策略研究

郎海燕

杭州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8i15.16131

[摘要] 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选取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英语母语学习者使用“拿”的偏误语料,从语义、认知、句法三维度对比“拿”与“take”的核心差异,发现学习者的核心难点为“take”语义负迁移泛化、认知转换障碍及句法适配偏差,据此构建“语义对比”“认知转换”“分级搭配”三项教学策略,为“拿”字教学及汉英多义词对比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英语母语者; 习得难点; 教学策略; 中介语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 A

A Contrastive Study on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of "Na" for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Haiyan La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s errors in using Chinese "na" by native English learners from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 Comparing "na" and "take" semantically, cognitively and syntactically, it identifies key difficulties: overgeneralization from "take" transfer, cognitive shift barriers and syntactic mismatches. Three teaching strategies—"Semantic Contrast", "Cognitive Shift" and "Graded Collocation Practice"—are devel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na" and contrastive teaching of Chinese-English polysemes.

[Key words]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cquisition Difficulties; teaching Strategies; interlanguage Corpus

引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多义词因语义层级复杂、跨语言对应关系模糊,始终是学习者的核心障碍。汉语动词“拿”作为日常交际中的高频词,既包含“持握物品”的具体动作义,又衍生出“使用工具”“处置对象”“语用调侃”等抽象义,用法灵活且覆盖场景广泛。然而,英语母语学习者在习得“拿”时,常以母语中语义相近的“take”为认知参照,受负迁移影响频繁出现偏误,如将“take time”直译为“拿时间”、将“take a boat”误作“拿船”,这类错误不仅影响表达准确性,更反映出学习者对汉英动作动词认知逻辑差异的理解不足。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拿”的汉语内部语法化路径(如从动词到处置介词的演变)^[1]或“take”的搭配特征^[2],鲜少针对英语母语者习得“拿”的专项难点展开分析。为此,本研究从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英语母语学习者使用“拿”的真实偏误案例,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比“拿”与“take”的本质差异,诊断习得难点并构建针对性教学策略,以期为对外汉语“拿”字教学提供实践指导。

1 “拿”与“take”的多维度对比

1.1 语义延伸:“语境依赖”和“隐喻映射”

依据原型范畴理论,“拿”与“take”虽均以“手部动作”为原型义,但延伸逻辑截然不同。

《现代汉语词典》对“拿”的定义为“用手取或握住”,核心是“施事对对象的主动支配”。其语义延伸呈渐进路径:动作层衍生“携带”(拿包)、“使用工具”(拿筷子吃饭),功能层虚化为处置介词,语用层引进所处置的对象,有“调侃”“决断”义,如别拿我开玩笑^[3]。“拿”句式的宾语可以是有生名词、无生物名词和抽象名词(但都受制于语义条件),其句法语义是否适宜可以通过认知隐喻、转喻及其连续统加以解释。

反观“take”,其原型义是“通过动作使事物脱离原位置或改变归属”,核心是“动作对对象状态的改变”。郑舒予(2022)通过对英语动词take的语义扩展分析发现,其语义扩展既有原型义为起点形成的多层次扩展方式,又包括由中心向上、下进行扩展的方式。“take”的语义扩展出非原型义范畴中的四个具体义,分别为“移动”、“保持”、“乘坐交通工具”和“吞咽”。具体义通过再一次扩展,形成了非原型义范畴中的三类抽象义,分别表示“动作”、“影响”以及“情感关系”^[2]。这种扩展不依

赖语境中宾语的属性,而是通过固定的认知映射实现^[3],与“拿”的语境依赖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1.2 认知逻辑:“施事中心”和“对象中心”

“拿”与“take”的语义差异,本质是汉英认知逻辑的体现,且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表达习惯。

“拿”以“施事为中心”,强调“人对动作的主导性”:无论是“拿筷子吃饭”,还是“拿奖”,均需凸显施事的动作意图。衣俊达(2022)的研究也证实,“拿”字句可以表工具、表处置和表话题,具体事物、抽象事物、人、动作行为以及完整事件均可以成为“拿”字介引的对象^[4]。而“take”以“对象为中心”,聚焦“动作对对象的影响结果”：“take time”关注“时间被占用”的结果,“take a break”关注“进入休息状态”的结果^[5]。

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导致偏误:学习者会惯性套用“take”的“对象中心”逻辑,将“把书拿到桌子上”(需凸显“人搬书”的过程)简化为“拿书到桌子”(仅聚焦“书的位置变化”),正如衣俊达(2022)所观察到的,“这类偏误本质是学习者对‘拿’字句‘施事焦点’的认知缺失”^[4]。

1.3 句法规则:“灵活适配”和“固定搭配”

句法层面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习得难度,且与语义、认知特征高度联动。

在宾语搭配上:“拿”可直接接工具名词(如“拿筷子吃饭”),这一特性源于其“持执”义的语法化遗留。孙崇飞(2013)指出,“拿”在执行动作时,一般伴有一个执行方式随动作发生,如使用的工具、材料或执行方法等。当某一语境中“拿”的“方式”意义潜势得以激活时,便由“拿”这个介词,引出动作过程中所凭借的工具、材料、方法等^[3]。而“take”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它可以与名词、介词等构成固定搭配。“take”搭配“with”加工具;也可直接搭配抽象时间(如“take 3 days”),但“拿”需换用“用”“花”等动词(如“花3天”),这也导致学习者常出现“我拿了两个小时做作业”的偏误。

在补语组合上:“拿”可接结果补语(如“拿稳杯子”)、趋向补语(如“拿进来”),补语的核心功能是补充“施事动作的结果或方向”^[4];而“take”无补语组合能力,需通过副词(如“take well”)或介词短语(如“take in”)实现类似语义,这使得学习者常漏用“拿”的补语(如将“拿稳杯子”误作“拿杯子”)。

在虚化用法上:“拿”可虚化为处置介词(如“拿笔写字”)^[5],针对“拿”不仅可以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如“拿碗”和“拿筷”等,我们可以把“拿”理解为更为抽象的概念,如“拿主意”。语义引申并不是随意的,应该是有理据可循的^[3]。但“take”无介词化用法,需用“with”表达工具义^[6]。

2 英语母语者习得“拿”的核心难点

2.1 语义负迁移:“take”认知的过度泛化

英语母语学习者受“take”语义网络的负迁移影响,常出现两类语义错误:一是过度扩大“拿”的使用范围,将“take”的“占用时间”“状态达成”义迁移至“拿”,出现“我拿休息了十分钟”(应为“休息了十分钟”);二是缺失“拿”的特有语

义认知,对“使用工具”(拿筷子)、“语用调侃”(拿人开玩笑)等义项掌握不足,需通过直译(use chopsticks)或替换表达(make fun of)规避。

2.2 认知逻辑冲突:从“对象中心”到“施事中心”的转换障碍

长期使用“take”形成的“对象中心”认知,使学习者难以适应“拿”的“施事中心”逻辑。在动作描述中,学习者仍聚焦对象状态,将“把书拿到桌子上”简化为“拿书到桌子”,此类偏误在语料“日常动作描述”类文本中占比32%;在抽象语义理解中,对“拿”的“处置”义认知偏差,如将“拿这件事教育他”误解为“把这件事拿走教育他”,此类错误占抽象语义偏误的45%;在语用表达中,对“拿不准”“拿主意”等口语化用法陌生,需转化为“not sure”“make a decision”,无法建立“拿”与语用义的直接关联。

2.3 句法搭配偏误:“take”规则的固化影响

受“take”句法规则的固化影响,学习者在“拿”的搭配上错误率最高,占“拿”字总偏误的58%。工具搭配中,因“take”需加介词引导工具,出现“我拿用筷子吃饭”(冗余介词);补语搭配中,或缺失补语,或错配补语位置;虚化用法中,对“拿”的介词功能陌生,体现出句法规则适配的显著障碍。

3 针对性教学策略构建

3.1 语义对比教学策略

针对语义迁移问题,教学可分三步展开:首先通过实物演示强化原型义,同步呈现“拿书”与“take a book”的动作差异,让学习者直观感受汉语“拿”强调“人主动持握”、英语“take”侧重“物品转移结果”的核心区别;其次绘制语义对比图,以“拿”的基本义为核心,用不同色块区分“拿筷子(工具使用)”“拿人开玩笑(语用调侃)”等汉语特有义项,以及“take time(占用时间)”“take a break(状态变化)”等英语专属表达,并标注“拿时间”等典型偏误案例;最后设计场景化练习,如在模拟餐厅场景中练习“拿勺子喝汤”,在对话中理解“别拿我开涮”的语用含义,强化语义边界认知。

3.2 认知转换训练策略

为破解认知逻辑冲突,可采用“解析-实践-强化”教学模式:先用生活化语言解析差异,以“拿书到桌上”和“take the book to the table”为例,说明汉语注重“人搬书的过程”(如“拿稳书再走”),英语侧重“书到达的结果”,结合“拿书到桌子”等偏误分析认知偏差成因;再开展对比性动作描述活动,让学习者分别用“拿”和“take”描述“搬杯子”,引导其发现“拿”需补充“拿高”“拿好”等施事细节;最后通过“拿抹布擦桌子”“拿钥匙开门”等实操任务,要求同步口述动作细节,强化“以施事为中心”的表达习惯。

3.3 分级搭配训练策略

针对句法搭配偏误,可构建“规则对比+分阶训练”体系:一方面制作“拿”与“take”搭配规则对照表(如表1),清晰呈现工具搭配、时间表达等差异;另一方面结合HSK水平分级训练:

初级阶段(HSK1-2)聚焦基础动作搭配,通过“拿苹果”“拿书包”练习原型义,纠正“拿用筷子”等介词冗余错误;中级阶段(HSK3-4)深入处置义与补语组合,解析“拿笔写字”的介词化用法,练习“拿进来”“拿干净”等搭配;高级阶段(HSK5-6)突破语义,通过“拿不定主意”“拿他没办法”等口语情境训练抽象用法,逐步建立符合汉语习惯的搭配逻辑。

表1 “拿”与“take”动作对象搭配对照表

动作对象类型	汉语“拿”	英语“take”
具体事物	可搭配(拿书)	可搭配(take a book)
工具	可搭配(拿筷子)	不可搭配(use chopsticks)
时间	不可搭配(用时间)	可搭配(take time)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比“拿”与“take”的语义、认知及句法差异,结合中介语偏误语料发现:英语母语者习得“拿”的核心难点源于“take”的语义负迁移、认知逻辑转换障碍及句法规则适配偏差。基于此构建的“语义对比”“认知转换”“分级搭配”三项教学策略,可有效帮助学习者建立“拿”的正确认知,减少偏误发生。

研究仍存在局限:语料样本未涵盖不同年龄、学历层次的学习者,教学策略需进一步通过课堂实践验证效果。未来可扩大语料范围,为对外汉语多义词教学提供更全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的考察[J].语言研究,2005(04):1-6.
- [2]郑舒予.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动词take的语义扩展研究[D].延边大学,2022.
- [3]孙崇飞,钟守满.手部动词“拿”义及其认知机制[J].外语研究,2013,(03):41-47.
- [4]衣俊达.现代汉语“拿”字句的多维研究[D].苏州大学,2022.
- [5]李萌.处置介词“拿”的语法化——兼论处置介词的首发模式和后随模式[J].现代语文,2021(04):78-83.
- [6]徐宏颖,彭宣维.隐喻映射与情感意义——以英语动词TAKE为例的个案研究[J].外语学刊,2016(04):32-37.

作者简介:

郎海燕(2001--),女,汉族,山西晋城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